

高富帅的 烦恼

GAOFUSHUAI
DE FANNAO

李祝尧 著

撕开热闹传闻的外表，
高富帅裸露的是不为人知的烦恼。

志向与家族企业南辕北辙，如何安慰打下丰厚家业的父辈？
热血理想与继承家业之间，如何取舍？
经验不足，涉世未深，能否担起大任？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高富帅的烦恼

GAOFUSHUAI
DE FANNAO

李祝尧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富帅的烦恼 / 李祝尧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8
ISBN 978-7-229-05296-6

I. ①高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18516 号

高富帅的烦恼

GAOFUSHUAI DE FANNAO

李祝尧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曾 玉
责任校对: 杨 婧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17.25 字数: 172 千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296-6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不测风云 / 1
第 二 章	炫富一代 / 11
第 三 章	各怀心事 / 28
第 四 章	兄弟分心 / 46
第 五 章	移情别恋 / 61
第 六 章	心怀鬼胎 / 71
第 七 章	大爱情深 / 80
第 八 章	传承分歧 / 93
第 九 章	子承父业 / 114
第 十 章	异想天开 / 131
第十一章	不可一世 / 137
第十二章	改革风波 / 160
第十三章	婚姻危机 / 174
第十四章	酒后飙车 / 184
第十五章	柳暗花明 / 202
第十六章	心高妄想 / 210
第十七章	人财两空 / 229
第十八章	家产面前 / 238
第十九章	人各有志 / 247
第二十章	踏上坦途 / 263



第一章 不测风云

1

这些日子，郭忠厚就没有过笑模样，情绪特别低落，经常唉声叹气。晚上睡觉总是像烙饼那样来回折腾，迟迟不能入睡，就是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。老伴姜玉芳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。她知道，这是老头的服装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她干着急也帮不上忙。他家的公司是做外贸生意的，加工外国名牌服装。这些年都做得顺风顺水，最近全球闹金融危机，国外客户不断有退订单的。他的心情怎么会好呢？下周就是老郭的六十岁生日，就决定给他做这个六十大寿，让老头子高兴高兴。她跟儿女们一商量，都说：“老爹靠借的五块钱卖破烂起家，如今发展成了拥有三个加工厂、两千多名职工、价值一个多亿的服装公司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应该把爹的六十大寿办得隆重些。”往年给老爹过生日都是去饭店，自家人在一起吃顿饭热闹热闹。这次爹过六十大寿，一定要把亲朋好友及有关领导都请来，而且决定在家里办，也显示一下家兴业旺。既然大家意见一致，大儿子郭兴盛和大儿媳林秋灵就主动挑起了操办老爹六十大寿的事。

正值阳春三月。生日这天，风和日丽。一大早，兴盛和秋灵就跟妈忙活起来，一过十一点钟，人们就陆陆续续地来了。郭忠厚家的别墅大院前停满了高级轿车。院里摆满了客人送来的喜气洋洋的花篮，八十多平米的大厅里也布置得非常热闹。中堂的位置是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，东西两边墙上挂着亲友们送来的祝福字画。在冲门的八仙桌和条几上摆放着儿女们送给老爹的生日礼物：大儿子兴盛特意用昂贵的南山石让人雕刻的一尊老寿星，祝老爹长命百岁；二儿子兴旺买了一对艳丽的牡丹鹦鹉，为的是给双亲的生活平添几分情趣；女儿兴国特意定做了六十斤重的特大寿桃蛋糕，上面插着六支生日彩烛。大厅里摆了六张大桌子，

上面摆着烟酒饮料和糖果瓜子之类，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。

姜玉芳和大儿子两口子在门外接待客人。客人已经来了不少，却不见老头子的踪影。林秋灵就向兴盛发牢骚，抱怨妈给老爷子做寿，事先不该不跟老爷子商量。兴盛解释说：“如今企业不景气，妈给爹做六十大寿，是让他改变一下心态。事先没有告诉他，是为了给他个惊喜。今天上班走时，妈只说让爹早些回来。其实，妈挺着急的。你没看见她时不时地就到门口张望吗？”

林秋灵说：“爹没来，是因为事先不知道。可兴旺两口子、兴国和李大博怎么也没来？兴家不知干什么去了，打电话也联系不上。外人都来了，自己的孩子却不照面儿，这像给爹过生日的吗？”

兴盛说：“兴家出去旅游了，我忘记告诉他给爹过生日的事了。兴国和兴旺两家一会儿就来。”

郭兴家的女友韩月美一大早就来了，帮着未来的婆婆忙活。今天一大早兴家就开车出去了，问他去干什么，他也不言语。现在听大哥说他出去旅游了，一下子愣了神，他出去旅游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她马上拨打兴家的电话，不料占线。她疑惑地自语道：“他这是给谁打电话呢？”脑子里挂了个很大的问号。

兴盛见爹还没回来，就告诉秋灵：“我到公司去请爹，你在这里先照应着。”他来到公司，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，见爹正瞅着一封信发呆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美国沃尔玛公司退的一张百万美元订单。兴盛不由得皱起眉头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然而，眼下不是说这事的时候。他笑着说：“爹，快回家吧。”

郭忠厚听了，不由得看了一下表，责备说：“还不到下班的时间，回家干什么？”

“爹，你忘了今天是你的六十岁生日，全家人要给你祝寿呢，客人们到得差不多了……”兴盛的话还没说完，郭忠厚就急了。他把眼一瞪，把手里的订单往桌子上一摔，就开了骂腔：“你小子真浑，也不看这是什么时候。公司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，竟然还有心情祝寿，简直是扯淡！”说完，生气地把身子往椅子上一靠，没有走的意思。

兴盛碰了钉子，依然耐着性子劝爹。老爹的倔劲儿却上来了，就是不去。他只好赶紧回来向妈汇报。

姜玉芳见请不来寿宴的主角，着实后悔这事没跟老头子商量。然

而，现在亲朋好友们都来了，怎么能晾场呢。她扭头就走，忽地又停住，叮嘱兴盛说：“快给兴旺、兴国打电话，让他们马上过来！”然后就亲自去请老头子。

她刚走进公司，只见一群工人围着公司副总石磊，逼问他能不能按时发工资。石磊是郭忠厚前妻的弟弟，在公司负责生产，不了解公司的财务情况，就给工人们拍着胸脯说：“保证没问题。”有人问他：“听说又有退订单的，是真的吗？”他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有人就煽动说：“他不知道，我们去找董事长问去！”他怕影响生产，就对人们说：“大家安心生产，发工资的事我去替你们向董事长反映。”说完，就来找郭忠厚了。

他刚走进董事长办公室，见董事长夫人姜玉芳来了，就谦让地说：“姐，你有事先说。”姜玉芳心里着急，就抢嘴说：“今天是你哥生日，你不知道吗？”他愧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一忙就把这事忘了。”他想，今天是姐夫生日，怎么能跟董事长说刚才在车间发生的事呢，就点了点头告辞了。

姜玉芳请老郭赶紧回家。郭忠厚却大为恼火，生气地指责她：“我本来对祝寿就十分反感，你们竟擅自做主给我做寿。眼下公司这么困难，我哪有心思祝什么寿呀，我不去！”

“我和孩子们就是为了让你们高兴，给你个惊喜。”姜玉芳真诚地给老头子赔礼道歉。她笑着说：“这事怪我事先没跟你商量，是我的不对。你打我骂我都可以。可现在亲戚朋友们都来了，吴副市长也到了，你总不能晾台吧？”

“你呀你，净给我添乱！”老郭责备了一句，便无奈地站起来，跟姜玉芳一起回家了。

郭忠厚到家之前，兴旺和妻子舒曼、兴国和丈夫李大博也到了。他跟各级领导和亲戚朋友们一一握手道歉。接着，寿宴就在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音乐声中开始了。

郭兴盛首先代表子女们致辞，在问候各位来宾后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今天是我爹的六十岁生日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他靠借我姥爷的五块钱去天津卖破烂，先用人造革加工书包、自行车座套，然后开始经营服装，现在竟发展成一个拥有三个加工厂、四千多名职工、价值一亿多元的忠厚服装公司！在这三十年的创业过程中，他不知吃了多少

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但他从来没有灰过心，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，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，终于闯过来了。我爹为人正直刚毅，待人真诚宽厚，所以，结交了那么多朋友。他工作大刀阔斧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在同事们眼里，爹是他们的朋友；在职工们眼里，爹是出色的领导；在我们子女的眼里是英雄的父亲，又是良师益友，还是我们做人的楷模！”说着，又把头转向老爸：“爹，在您六十大寿的今天，我代表全家，祝福您老人家生活之树常绿，生命之水长流，祝您生日快乐，春辉永绽！并祝在座的各位来宾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！”

接着，吴副市长代表各级领导和来宾讲话。他说：“郭忠厚同志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艰苦创业，勇往直前，为国家、为我们市的经济发展，作出了卓越贡献！近三十年来，郭董事长领导的忠厚集团公司，向国家和地方上交纳税款两千多万，并支持了多项公益事业。在这里，我代表市委、市政府，向郭忠厚同志致敬！”说着，恭恭敬敬地向郭忠厚鞠了一躬。

宴会厅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郭忠厚听着大儿子兴盛和吴副市长的发言，心里舒贴极了。他忘却了刚才的烦恼，兴致勃勃地端起酒杯，向人们敬酒，感谢领导的关怀支持，感谢亲友们的捧场。

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之后，姜玉芳的胞弟姜玉山端着酒杯走过来。他说：“姐夫，今天是你六十大寿，我特别高兴。你不仅给国家、给我们市作出了重大贡献，而且给郭家培养了四个优秀的儿女，特别是二儿子郭兴旺，大学毕业后在咱们公司当了业务部主任，他的业绩特别突出，已经成了公司的栋梁之才。姐夫，你虽然身体硬朗，但终究是六十岁的人了。人不服老不行。我希望你尽快退休，把公司交给孩子们打理，你就跟我姐去享清福吧。”

二儿子兴旺也趁机站起来说：“爸，今天我为你的成绩骄傲，但你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我也为你的身体担忧。你到了退休的年龄，我不希望你再干了，把公司交给我吧。我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准备！”

姜玉山和郭兴旺的发言让在座的人感到惊异，寿宴的气氛骤变了，人们不禁惊讶唏嘘起来，一个个眉头紧皱。这分明是逼宫嘛，而且有唱有和，看来事前就有准备。人们担心郭忠厚接受不了这突然袭击，眼光全集中在他身上。只见他脸色酱紫，额头的青筋暴跳，愤怒地怒吼起

来：“我还没死呢，你们就要抢班夺权，这太不像话了！我还没干够呢。”说着，把手里的酒杯猛地往地上一摔，咕咚一声晕倒在地上。

大厅顿时哗然，人们都慌了。姜玉芳赶紧跑过来，小心地托起郭忠厚的头，哽咽着问：“老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孩子们都围了过来，郭兴盛赶紧拨通了120，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昏迷的郭忠厚抬上救护车，送进了医院。

2

姜玉山和郭兴旺在寿宴上向郭忠厚发难，确实是精心策划的。郭兴旺两口子之所以来得晚了，就是姜玉山在他家里说事。

兴旺不是郭忠厚的亲骨肉，是他再婚时姜玉芳带来的遗腹子。这要从石秀的死说起。

改革开放前郭忠厚家里很穷，但他不甘心挨饿，就用跟老丈人借来的五块钱，去天津收破烂儿。见天津的人造革下脚料很便宜，就买回来一袋，让妻子石秀做书包和自行车座套，他偷偷拿到集上去卖。他俩昼夜不停地干了半年，赚了五千块钱。年三十晚上，一家人正在换新衣服的时候，石秀突发心脏病死了。这突发事件给了创业刚刚起步的郭忠厚致命的打击。当时他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兴盛两岁多，大声哭喊着找娘；女儿兴国才三个月，饿得哇哇直哭。哭得他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断。他后悔不该拉着石秀做生意，不该没日没夜地让她做包儿。他觉着对不起石秀，对不起两个孩子，再也不想做生意了。

郭忠厚的遭遇，引起了本村姑娘姜玉芳的注意。那时，她在村代销点上卖货。因有几分姿色，被大队长“黑”上了。她想尽快摆脱大队长的纠缠，找个男人嫁了，避免风言风语。她早就佩服郭忠厚，觉得他不仅长得高大魁梧，而且有本事，会挣钱，能致富。尽管他有两个孩子，也想嫁给他。对父母一说，娘一百个不同意。责怪她说：“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怎么能给他当填房？再说，他还有两个拖油瓶，后娘可不是好当的！”

姜玉芳的苦衷不能对娘说，她也确实喜欢郭忠厚，对娘说：“填房怎么啦？有孩子怎么啦？他人品好，有本事，能挣钱，就能过好日子。

我就愿嫁给他!”

娘生气地数落她:“论模样,你在全村闺女群儿里百里挑一;论文化,你是初中毕业;在代销点上卖货,工分不少挣,又风吹不着太阳晒不着,还心灵手巧地会蹬缝纫机做衣裳。你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啊,为什么非要嫁给他?”

“我就喜欢他。”

“他三十了,你才二十一,图他什么呀?简直是鬼迷心窍了!”

“我就图他有本事。”

娘劝不了,就让爹教训她。爹是暴躁脾气,见闺女这么任性,一下子就火了,气得砸盆子摔碗,暴跳如雷。他气咻咻地说:“你不嫌丢人,我还要脸呢!”

“他不偷不抢,靠本事致富,丢什么人?”姜玉芳理直气壮地说,“全村数他家富,谁不羡慕!”

一句话,把爹噎得不言语了。抛开年龄悬殊和有两个孩子外,他确实挑不出郭忠厚一点儿毛病。只好冷嘲热讽地挖苦她:“你想嫁人家,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。”

姜玉芳抓住爹的这句话反问:“他要娶我,你们就同意了?”

儿大不由爷,女大不由娘。父母拗不过,只好随她去。她找郭忠厚,单刀直入地说:“忠厚哥,我想帮你把卖包的生意重新做起来。”

郭忠厚还陷在死妻的悲痛里。他摇摇头,叹口气说:“石秀这一走,我再也没这个心情了。”

“忠厚哥,人死不能复生,你不能老泡在悲伤里。日子还要过去。”姜玉芳大方地说,“嫂子是为你们这个家累死的。你现在把这生意扔下,太对不起嫂子了!”

“没你嫂子了,谁帮我做包呀!”

“我呀!”姜玉芳信心百倍地说,“我也会用缝纫机轧衣裳,做包儿没问题。我过来帮你。”

郭忠厚好感动。他瞅着眼前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,心里热乎乎的,高兴地说:“你要帮我,我不会亏待你。”

“忠厚哥,我不是图钱,就是愿意帮你。”姜玉芳一脸的真诚。

郭忠厚被感动了。从此,姜玉芳就来郭家帮忠厚做包了。她坐在石秀原来用过的那台缝纫机上,埋头苦干起来,郭家又响起了嗒嗒嗒的缝

纫机欢唱声。郭忠厚又打起精神，赶集串巷地卖起包来。他感谢姜玉芳，每次赶集回来，不是给她扯块布料，就是给她买些袜子、手绢什么的。她对郭忠厚也是百般的温柔。这样一来二去，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了。

她突然呕吐起来，而且吐了好几次。莫非怀孕了？她想起大队长一次次诱奸她的事，觉得好怕，心慌意乱地什么也干不下去。

这天晚上，郭忠厚从华北油田卖包回来，顺便给她买了一条红丝方巾，要亲手给她围在脖子上。姜玉芳一激动就踮起脚跟亲了他一口。她羞红着脸说：“忠厚哥，你娶我吧。”

郭忠厚不知姜玉芳怀孕的事，感动地说：“我比你大十岁，还有两个孩子，咱俩不合适，我不能拖累你。”

“我愿意。”姜玉芳羞涩地低下头，心里咚咚直跳。她默默地抠着指甲，静等着他回话。

“即便你同意，你家里也不会同意。”

“他们不管我的事。只要你托人去俺家提亲，准成！”

郭忠厚见姜玉芳一脸真诚，就打消了顾虑，鼓起勇气让娘托人去姜家提亲。结果就像玉芳说的，她娘真的没有反对，只是说：“玉芳比忠厚小那么多，他可不能欺负俺闺女！”

郭忠厚听媒人一说，就带上礼物去了姜家，向玉芳爹娘保证：“我会一辈子对玉芳好！”就这样，两人结了婚。

刚结婚，郭忠厚就发现姜玉芳不断地吐，劝她说：“你的胃可能着凉了，快去找赤脚医生看看吧。”姜玉芳不敢去看医生，她掩饰说：“我的胃口不好，老毛病了，没关系。”郭忠厚也没想别的。

姜玉芳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结婚五个月就生了个儿子。郭忠厚这才觉得这孩子不是自己的。他问过姜玉芳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姜玉芳不承认。只是说：“这是早产。”然而，这孩子白白胖胖，不像是不足月。他心里觉得别扭，就把自己的怀疑对妈说了。妈说：“你是结过婚的人，人家是大闺女，不嫌弃你有两个孩子就一百一了，就别计较这事了。”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兴旺，紧排在兴盛、兴国后面。外人虽然在背后也有说三道四的，但没人说在他的脸上，渐渐就把早产的事忘了。兴旺长大后，也没觉着自己爹不是亲爹。

兴旺知道郭忠厚不是亲爹，是在他大学毕业以后。爸把他留在公司

工作，却没有像哥一样安排当副总，而是让他分管业务科。在大学他就对恋人舒曼吹嘘过，我一毕业就能当公司副总，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心里觉着别扭，就去向妈诉苦。妈说：“你爸让你先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，这有什么不好！”他想想也对，就没有计较。

说穿这事的是他舅姜玉山。姜玉山见郭忠厚没有安排兴旺当公司副总，心里愤愤不平地找到兴旺说：“亲的和后的就是不一样！”这把兴旺说得一愣，反问他：“什么亲的后的？”姜玉山觉得说漏嘴了，再也接不回来了，就说：“你爹为什么一样的儿子不一样对待？为什么你不能像兴盛一样当副总？就是因为你不是郭家亲生。”

兴旺见舅这样说，更要刨根问底了。姜玉山这才把实情告诉他。从此，他心存芥蒂，开始跟兴盛分斤掰两了。郭忠厚并没有察觉出来。

姜玉山听说郭忠厚要庆六十大寿，他突然觉得郭忠厚要退休了。那么，偌大个公司交给谁？这是他第一个考虑的问题。他怕姐夫把公司交给兴盛，就赶紧给兴旺出谋划策，煞有介事地对兴旺说：“别看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到了关键时刻就显出来了。你想想，你爹为什么要做六十大寿？还不是要退休吗？他一退休，公司交给谁？这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。我帮你分析一下，在你们兄妹四个中，兴盛、兴国和兴家都是亲生，只有你是你妈带到郭家去的。平时你爹就偏袒兴盛，让他当副总就是为了叫他接班，掌管公司大权。天下老的向小的，老两口又偏爱老三。别看兴国在埋头办特教学校，她女婿李大博并不支持，而且极力反对。他一直瞅着公司呢，想让兴国分一杯羹。整个形势对你非常不利。这关系到你今后的事业和生活，应该动动脑子。我是你亲舅，特别提醒你。”

姜玉山这么一说，兴旺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媳妇舒曼接腔说：“兴旺，现在到了关键时刻。在你们兄弟三个中，老大初中毕业，没有学历；老三虽然是大学毕业，可他还没有真正长大，那心思还在‘玩’上。你不仅是大学毕业，而且是优秀生，在公司管业务也两年多了，可以说熟悉了情况。根据国家年轻化、知识化的要求，这个接班人非你莫属。在今天这祝寿的当口，你就要当着朋友的面，把公司接班的问题提出来。”

“今天是爸爸的六十大寿，在寿宴上提这问题会搅了大家的兴。这事以后再说吧。”

舒曼见他犹豫，把脸一拉，生气地说：“到了这关键时候，你还讲什么情面呀！你要不提这事，我就不去祝寿！”

姜玉山想了一下说：“这事你提确实不太合适，还是我给你提吧。不过，我提了之后，你要接上。可不要把我晾在那里。”

舒曼的要挟让兴旺为难了，多亏舅替他先说，他们这才一起去参加爸的寿宴。

在寿宴上，他俩虽然按着密谋策划的提出了接班问题，却没想到郭忠厚根本没有退休的意思，更没有想到郭忠厚会生那么大的气，一激动竟然病倒在寿宴上……

3

救护车鸣叫着把郭忠厚拉到医院，医护人员忙而有序地把他推进了急诊室。经过简单的检查，就把他送进了CT室。兴盛跟着进去了，其他人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。姜玉芳却吓哭了，责备自己：“这全怪我，今天这生日不这么大闹就对了！”兴国在安慰着妈：“爸不会有什么大事。”兴旺两口子 and 姜玉山觉着祸是他们惹的，没脸见众人，只好躲到一边忏悔，谁也不说话。

等了片刻，一位医生出来宣布，患者得的是脑溢血，必须立即做开颅手术。郭忠厚的胞弟郭忠良告诉医生：“希望你们请北京最好的医生手术，全力进行抢救，用最好的药。”

家属们一听老爸得了脑溢血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姜玉芳吓得昏倒了。兴国赶紧去叫医生。医生过来检查了一下，对家属说：“她经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，请你们把她送回家吧。”

兴国对舒曼说：“你把妈送回去吧。这里有我们呢，你就别惦记了。”

舒曼把妈送回家，这时姜玉芳的情绪已经稳定。她问妈：“爸这一病，更上不了班啦，兴旺能接公司的班吗？”

姜玉芳非常生气地说：“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，你还惦记着这事！你想把我们都气死呀！”

舒曼讨了个没趣，不再言语。她对姜玉芳说：“妈，你没事我走



了。”随即回到了自己的家。

说来也巧，北京一家大医院的脑外科的孙主任正在这个医院讲课。孙主任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脑血管病研究中心博士后，擅长脑血管病。他三十挂零就当上了脑外科副主任，可谓年轻有为。听说要他抢救病人，立刻投入了战斗。开颅手术从下午三点半开始，整整进行了六个多小时。手术期间，子女们都焦急地等在外面。当医生把郭忠厚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，家属们全拥了过去。医生告诉他们，从患者脑腔中取出了八十二毫升血，手术特别成功，他们提吊的心才算落了地。因明天还要上班，郭兴盛安排妻子秋灵和兴国一起陪床，他和兴旺就回去了。

郭忠厚在输液。陪床的姑嫂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兴国担心爸的病，秋灵则担心公司的命运，更怕公司的重担压在兴盛身上，会不会把他压垮……



第二章 炫富一代

1

三儿子郭兴家之所以出去旅游，是因他的女友韩月美查他的 QQ 聊天记录，两人越吵越僵，他心里很烦，跟大哥说了一句就开车走了。他不知道给爸做六十大寿的事。至于他去哪里玩，全家谁也不知道。韩月美给他打电话之所以占线，是他在跟前女友丛蕾打电话。

丛蕾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。两个人好得如胶似漆，成天黏在一起。就因为丛蕾拒绝了他的同居要求，兴家恼了，发狠地说：“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女人有的是！”从此分道扬镳。

韩月美也是同班同学。这位农村姑娘早就羡慕兴家是“富二代”，几次向他示爱都无动于衷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她立马就贴了过去，处处依着他，俩人很快就同居了。毕业后兴家把她带回了家，并安排在他家的公司上班。她怕他移情别恋，对他管得很紧，限制他跟别的女孩子接触，不时地翻看他的手机，查看他的 QQ 聊天记录。兴家却偏偏是个无拘无束不服管的人，两人为此不断吵闹。原来都是以月美赔礼道歉告终，这次她却发誓要管住他，兴家却突然想起了前女友丛蕾的好，就开车去沧州市找她。

沧州市与滏水市相邻，两个市相距一百二十公里。他把车刚开上滏沧高速，就拨通了丛蕾的电话。问她：“干什么呢？”

丛蕾毕业后还没找到工作，正在家里郁闷呢。见是郭兴家打来的，不由得一阵欣喜，揶揄地问：“郭公子，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”

“想你了呗！”郭兴家说得十分轻松。

“想我？不会吧。”丛蕾感到疑惑，“韩月美天天陪在你的身边，怎么会想我？”

“我烦她了，真的想你了。”郭兴家认真地说，“我现在就去找你，



已经在滢沧高速上，半个小时就到。”

“你是来沧海出差吗？”

“我是专门来找你，不欢迎吗？”

丛蕾想起分手的不快，犹豫了片刻说：“既然你专程来找我，就算欢迎吧。”

“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”郭兴家说，“请告诉我你家的地址。”

“我用短信发在你手机上吧。”

兴家的电话又勾起了丛蕾的思绪。跟兴家分手，她也很痛苦。毕竟这是自己的初恋，而且有了感情。但她有自己的底线，按着妈的叮嘱死守着那份纯洁的贞操，所以拒绝了他提出的同居要求。韩月美趁机主动邀兴家逛街、跳舞、喝酒，还投其所好地给他买这买那，不久两人就在校外租房同居了。对此她嗤之以鼻，心里却隐隐作痛，后悔却晚了。毕业后，她听说韩月美去了郭兴家的公司，就把这份感情彻底放下了。没想到一年之后，他竟主动来找她。究竟为什么？她不知情。她想了解他跟韩月美的关系，就答应了他。她放下电话就收拾屋子。刚拖完地，门铃就响了。

她知道是郭兴家到了。心里一阵狂跳，就赶紧去开门。见郭兴家提着一兜子水果站在门外，惊讶地说：“你真快呀！”

“我在高速上开140迈，甭提多爽了！”

“还是开慢点儿好，安全第一。”

“想到要见你，不由得油门就踩大了。”

“别拣好听的说了，快进来吧。”两人说着进了客厅。

“你爸妈在家吗？”

“上班去了。”

郭兴家听说她一个人在家，迫不及待地搂住她就亲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！”丛蕾毫无思想准备，赶紧推开他。

“我好想你。这几天满脑子都是你。”

丛蕾坐在一边的沙发上说：“是不是跟韩月美吵架，到我这里寻安慰来了？”

“不提她好吗？”郭兴家的脸立刻耷拉下来。

“她不是很爱你吗？”尽管兴家不高兴，丛蕾还是问了一句。

郭兴家没有回答她，凑到丛蕾身边，假装生气地抱怨说：“你这个

没良心的，我给你发了那么多短信，为什么一个不回？难道你就那么恨我吗？”

“恨谈不上。我只是没韩月美那么贱！”丛蕾不想纠缠过去的感情，把话题岔开，“快说说来沧海干什么？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话。”

郭兴家认真地说：“我不是来出差，真的是专程来看你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丛蕾有些受宠若惊了。

“这几天她搅得我心里好烦，就来找你了。”

“谢谢你还能想起我。”

兴家关切地说：“我一直在惦记你，找到工作了吗？”

这句话捅在了丛蕾的伤痛处，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，眼圈儿一红，泪水就溢出来了。她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人们说，大学毕业就是失业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如今最难的事儿，莫过于找工作了。我正为这事发愁呢。”

“你那么优秀，还愁找不到工作吗？我坚信会有人欣赏你。”

“现在的情况是，想要我的单位，我看不上；我看上的单位，嫌咱们学校档次低。”

“这些人也太形而上学了吧？学历不代表能力。他们两眼只盯着名牌学校，难道三类大学就没有人才吗？”郭兴家有些愤愤不平。

“现实就是这样！”

郭兴家沉思一下说：“工作嘛好说，包在我身上。现在跟我走！”

“跟你去哪里？”丛蕾眉头一皱，大惑不解。

“陪我去玩玩。”

“玩玩？我哪有这心情啊！”

“在家里更郁闷，还不如出去散散心呢。”

“去哪里啊！”

“我开着车呢，咱俩来个自驾游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

“我可没这心情。”丛蕾想到自己眼前的处境，情绪突然变了，“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呢。”

“不就是找工作嘛，包在我身上。”郭兴家慷慨地说，“如果你不嫌我家的公司是民营，可以先在那里屈就。等找到好的了，再去也不迟。”

“韩月美不是在你的公司吗？我不去。”这是她最忌讳的。